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說郛卷一百十五下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陳崇本

謄録監生臣楊師曾

說郛卷一百十五下　　元　陶宗儀　撰

續齊諧記　梁吳均

金鳳凰

漢宣帝以皁蓋車一乘賜大將軍霍光悉以金釵具至夜車轄上金鳳凰輒亡去莫知所之至曉乃還如此非一守車人亦嘗見後南郡黄君仲北山羅鳥得鳳凰入手即化成紫金毛羽冠翅宛然具足可長尺餘守車人

列上云今月十二日夜車轄上鳳凰俱飛去曉則俱還今則不返恐為人所得光甚異之具以列上後數日君仲詣闕上鳳凰子云今月十二夜北山羅鳥所得帝聞而疑之置承露盤上俄而飛去帝使尋之直入光家止車轄上乃知信然帝取其車每遊行即乘御之至帝崩鳳凰飛去莫知所在嵇康詩云翩翩鳳轄逢此網羅

紫荆樹

京兆田真兄弟三人共議分財生貲皆平均惟堂前一

株紫荊樹共議欲破三片明日就截之其樹即枯死狀如火然真往見之大驚謂諸弟曰樹本同株聞將分斫所以顦顇是人不如木也因悲不自勝不復解樹樹應時榮茂兄弟相感合財寶遂為孝門真仕至大中大夫

陸機詩云三荊歡同株

華陰黃雀

弘農楊寶性慈愛年九歲至華陰山見一黃雀為鴟梟所搏逐樹下傷瘢甚多宛轉復為螻蟻所困寶懐之以歸置

諸梁上夜聞啼聲甚切親自照視為蚊所嚙乃移置巾箱中啖以黄花逮十餘日毛羽成飛翔朝去暮來宿巾箱中如此積年忽與群雀俱來哀鳴遶堂數日乃去是夕寶三更讀書有黄衣童子曰我王母使者昔使蓬萊為鴟梟所搏蒙君之仁愛見救今當受賜南海别以四玉環與之曰令君子孫潔白且從登三公事如此環矣寶之孝大聞天下名位日隆子震震生秉秉生彪四世名公及震塟時有大鳥降人皆謂真孝招也蔡邕論云昔日黄雀報恩而至

洛水白獺

魏明帝遊洛水水中有白獺數頭美静可憐見人輒去帝欲見之終莫能遂侍中徐景山曰獺嗜鯔魚乃不避死畫板作兩生鯔魚懸置岸上於是群獺競逐一時執得帝甚佳之曰聞卿善畫何其妙也荅曰臣亦未嘗執筆然人之所作可庶幾耳帝曰是善用所長顔公庭誥云徐景山之畫獺是也

燕墓斑狸

張華為司空於時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狸化為書生欲詣張公過問墓前華表曰以我才貌可得見司空耶華表曰子之妙解無為不可但張公制度恐難籠絡出必遇辱殆不得返非但喪子千年之質亦當深誤老表狸不從遂詣華見其容止風流雅重之於是論及文章聲實華未嘗勝次復商畧三史探貫百氏包十聖洞三才華無不應聲屈滯乃歎曰明公當尊賢容衆嘉善矜不能奈何憎人學問墨子兼愛其若是耶言卒便退華已使

人防門不得出既而又問華曰公門置兵甲闌錡當是疑僕也恐天下之人卷舌而不談知謀之士望門而不進深為明公惜之華不答而使人防禦甚嚴豐城人雷煥博物士也謂華曰聞魅鬼忌狗所別者數百年物耳千年老精不復能別惟千年枯木照之則形見昭王墓前華表已當千年使人伐之至聞華表言曰老狸不自知果誤我事於華表穴中得青衣小兒長二尺餘使還未至洛陽而變成枯木遂燃以照之書生乃是一斑狸

茂先歎曰此二物不值我千年不復可得

通天犀轟

東海蔣潛嘗至不其縣路次林中露一屍已自臭爛鳥來食之輒見一小兒長三尺驅鳥鳥即起如此非一潛異之看見屍頭上著通天犀轟揣其價可數萬錢潛乃拔取既去見衆鳥集無復驅者潛後以此轟上晉武陵王晞晞薨以襯衆僧王武剛以九萬錢買之後落褚太宰處復以餉齊故丞相豫章王王薨後納入江夫人遂

斷以為叙每夜輒見一兒繞床啼呌云何為見屠割必訴天當相報江夫人悲之月餘乃亡

籠歌小兒

桓玄簒位後來朱雀門中忽見兩小兒通身如墨相和作籠歌路邊小兒從而和之者數十人歌云芒籠茵繩縛腹車無軸倚孤木聲甚哀楚聽者亡歸日既夕二小兒入建康縣至閤下遂成雙漆鼓槌吏列云槌積久比恒失之而復得之不意作人也明年春而桓敗車無軸

倚孤木桓宇也荆州送玄首用敗籠鹵包之又芒繩束縛其尻沈諸江中悉如所歌焉

陽羨書生

陽羨許彦于綏安山行遇一書生年十七八卧路側云脚痛求寄鵝籠中彦以為戲言書生便入籠籠亦不更廣書生亦不更小宛然與雙鵞並坐鵞亦不驚彦負籠而去都不覺重前行息樹下書生乃出籠謂彦曰欲為君薄設彦曰善乃口中吐出一銅奩子奩子中具諸飾

饌珍羞方丈其器皿皆銅物氣味香旨世所罕見酒數行謂彦曰向將一婦人自隨今欲暫邀之彦曰善又於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綺麗容貌殊絶共坐宴俄而書生醉臥此女謂彦曰雖與書生結妻而實懷怨向亦竊得一男子同行書生既眠暫喚之君幸勿言彦曰善女子於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四亦穎悟可愛乃與彦叙寒温書生臥欲覺女子口吐一錦行障遮書生書生乃留女子共臥男子謂彦曰此女子雖

有心情亦不甚向復竊得一女人同行今欲暫見之願君勿洩彥曰善男子又於口中吐一婦人年可二十許共酌戲談甚久聞書生動聲男子曰二人眠已覺因取所吐女人還納口中須臾書生處女乃出謂彥曰書生欲起乃吞向男子獨對彥坐然後書生起謂彥曰暫眠遂久君獨坐當悒悒邪日又晚當與君别遂吞其女子諸器皿悉納口中留大銅盤可二尺廣與彥别曰無以藉君與君相憶也彥大元中為蘭臺令史以盤餉侍中

張散散看其銘題云是永平三年作

九日登高

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累年長房謂曰九月九日汝家中當有災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以繫臂登高飲菊花酒此禍可除景如言齊家登山夕還見雞犬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飲酒婦人帶茱萸囊蓋始於此

上巳曲水

晉武帝問尚書郎摯虞仲治三月三日曲水其義何旨荅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一村以為怪乃相與至水濱盥洗因流以濫觴曲水之義蓋自此矣帝曰若如所談便非嘉事也尚書郎束晳進曰仲治小生不足以知此臣請說其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流又秦昭王三月上巳置酒河曲見金人自河而出奉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諸侯乃因此處立為曲水二漢相縁

皆爲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斤左遷仲治爲城陽令

五花絲粽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貯米投水以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曲忽見一士人自云三閭大夫謂曲曰聞君當見祭甚善常年爲蛟龍所竊今若有惠當以楝葉塞其上以綵絲纏之此二物蛟龍所憚曲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帶楝葉五花絲遺風也

白膏粥

吳縣張成夜起忽見一婦人立於宅上南角舉手招成成即就之婦人曰此地是君家蠶室我即是此地之神明年正月半宜作白粥泛膏於上祭我也必當令君蠶桑百倍言絶失之成如言作膏粥自此後大得蠶今正月半作白膏粥自此始也

七夕牛女

桂陽城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

織女當渡河諸仙悉還宮吾向已被召不得停與爾別矣弟問曰織女何事渡河去當何還答曰織女暫詣牽牛吾復三年當還明日失武丁至今云織女嫁牽牛

眼明袋

弘農鄧紹嘗八月旦入華山採藥見一童子執五綵囊承栢葉上露皆如珠滿囊紹問曰用此何為答曰赤松先生取以明目言終便失所在今世人八月旦作眼明袋此遺象也

梅溪石磨

吳興故鄣縣東三十里有梅溪山山根直竪一石可高百餘丈至青而圓如兩間屋大四面斗絶仰之干雲外無登陟之理其上復有盤石圓如車蓋恒轉如磨聲若風雨土人號為石磨轉快則年豐轉遲則歲儉欲知年之豐儉驗之無失

徐秋夫

錢塘徐秋夫善治病宅在湖溝橋東夜聞空中呻吟聲

甚苦秋夫起至呻吟處問曰汝是鬼邪何為如此饑寒
須衣食邪抱病須治療邪鬼曰我是東陽人姓斯名僧
平昔為樂遊吏患腰痛死今在湖北雖為鬼苦亦如生
為君善醫故來相告秋夫曰但汝無形何由治鬼曰但
縛茅作人按穴鍼之訖棄流水中可也秋夫作茅人為
鍼腰目二處并復薄祭遣人送後湖中及暝夢鬼曰已
差并承惠食感君厚意秋夫宋元嘉六年為奉朝請

清溪廟神

會稽趙文韶為東宮扶侍坐清溪中橋與尚書王叔卿家隔一巷相去二百步許秋夜嘉月悵然思歸倚門唱西夜烏飛其聲甚哀怨忽有青衣婢年十五六前曰王家娘子白扶侍聞君歌聲有門人逐月遊戲遣相聞耳時未息文韶不之疑委曲答之亟邀相過須臾女到年十八九行步容色可憐猶將兩婢自隨問家在何處舉手指王尚書宅曰是聞君歌聲故來相詣豈能為一曲邪文韶即為歌草生盤石音韻清暢又深會女心乃曰

但令有瓶何患不得水顧謂婢子還取空䇇為扶侍鼓之須臾至女為酌兩三彈泠泠更增楚絶乃令婢子歌繁霜自解裙帶繫空䇇腰叩之以倚歌歌曰日暮風吹葉落依枝丹心寸意愁君未知歌繁霜侵曉暮何意空相守坐待繁霜落歌闋夜已久遂相佇燕寢竟四更别去脱金簪以贈文韶文韶亦答以銀椀白琉璃匕各一枚既明文韶出偶至清溪廟歇神座上見椀甚疑而悉委之屏風後則琉璃匕在焉空䇇帶縛如故祠廟中惟

女姑神像青衣婢立在前細視之皆夜所見者於是遂

絶當宋元嘉五年也

齊諧志怪者也蓋莊生寓言耳今吴均所續特取義

云耳前無其書也考文獻通考書目亦云至元甲子

吴郡陸友記

春夢錄

元 鄭禧

城之西有吳氏女生長儒家才色俱麗琴棋詩書靡不究通大夫士類稱之其父早世治命宜以為儒家室女亦自負不凡余今年客於洪府一日媒嫗來言女家久擇壻難其人洪仲明公子戲欲與余求之余辭云已娶不期媒嫗欲求余詩詞達於女氏余戲賦木蘭花慢一闋一日女和前詞附媒嫗至乃曰吳氏之族見此詞喜稱文士之美但母氏謂官人已娶而不可然女獨憐余

之才賡唱迭和復命乳母來觀且述女意又喜欲雖居二室亦不辭也囑余託相知之深者求啓母意歸余余在城之日淺相知者少謾囑意山長吳槐坡者往說其母終亦不從有周氏子懼余之成事挾財以媚母氏母乃失於從周遂納其定禮女號泣曰父臨終命歸儒生周子不學無術但能琵琶耳我誓不從周氏因佯狂擲冠於地母怒毆之女發憤成疾病且篤母乃大悔懼逆其意即以定禮付媒嫗以歸於周然女病竟無起色

因以言遺余曰妾之病實為郎也若生不救抱恨於地
下料郎之情豈能忘乎臨終又泣謂其青衣名梅蘂者
曰我愛鄭郎生也為鄭死也為鄭我死之後汝可以鄭
詩詞書翰密藏棺中以成我意未幾果卒嗚呼文君之
於相如自昔所難而况夫婦之間多才相配世之尤難
者乎夫以女之才如是而憐余之才又如是齊眉相好
唱和百年豈非天下之至樂者乎而况其家本豐殖復
有貲財者哉乃厄母命之不從發憤成疾抱恨而死嗟夫

紅顏勝人多薄命亘古如斯而況才色之兼全者乎驚綵雲之易失痛黄壤之相遺亦徒重余之臨風悒怏耳恨何言也抑余非悅於色也愛其才也感其心也今具錄往來詞翰於後覽者亦必昭余之悽愴也延祐戊午

永嘉鄭禧天趣序

丁巳歲二月廿六日余寄木蘭花慢云倚平生豪氣冲星斗渺雲煙記楚水湘山吳雲越月頻入詩篇菱花鼓潔劍光零亂算幾番沉醉樂生前種仙人瑤草故家五

色雲邊芙蓉金闕正需賢詔下九重天念滿腹琅玕盈
襟書傳人正韶年蟾宮近傳芳信姮娥嬌艷待詩仙領
取天香第一縱横禮樂三千翼日女氏和云愛風流俊
雅看筆下掃雲烟正困倚書窻慵拈針線懶咏詩篇紅
葉未知誰繫慢躊躇無語小闌前燕子知人有意雙雙
飛度花邊殷勤一笑問英賢夫乃婦之天恐薛媛圖形
楚材興念喚醒當年纍纍滿枝梅子料今生無分共坡
仙瀛得皺綃帕上啼痕萬萬千千十二月廿九日女宻令

乳母來覩三月一日再賦前腔云望垂楊裊翠簾試捲
小紅樓想鸞珮敲瓊鸞妝沁粉越樣風流吟懷自憐豪
健洒雲牋醉裏度春秋有唱還應有和纖纖玉腴銀鉤
犀心一點暗相投好事莫悠悠便有約尋芳蜂媒纔到
蝶使重遊梅花故園憔悴揖東風讓與古梢頭况是梅
花無語杏花好好相留女氏再和云看紅牋寫恨人醉
倚夕陽樓故里梅花纔傳春信先認儒流此生料應緣
淺倚牕下雨怨共雲愁如今杏花嬌艷珠簾懶上銀鉤

絲蘿喬樹欲依投此景兩悠悠恐鶗老花殘翠消紅減

韋負春遊蜂媒問人情思無緣應只低頭夢斷東風路

遠柔情猶為遲留余觀所和兩詞其才情標致豈易得

哉此余所以深不能忘也再賦詩三首云銀牋寫恨奈

情何料得情深斂翠娥須信梅花會結子東風著意杏

花多翠袖籠香倚畫樓柔情猶為我遲留何時共箇兒

央字吟到東風淚欲流兩才相遇古來難重寫芳情仔

細看莫待後時空自悔不如聞取舞雙鸞吳氏和云愁

親未識意如何不肯令君畫翠娥自是杏花開較晚梅花占得舊情多殘紅片片入書樓獨倚危闌覺久留可惜才高招不得紅絲雙繫別風流今生緣分料應難接得新詩不忍看謾說胸襟有才思却無韓壽與紅鸞詩尾又繫數語云屢蒙佳什珍藏篋笥福淺緣慳不成好事毋命伯言不期違背一片真情番成虛意勤讀詩書好圖名利故里梅花依然夫壻數語贈君盈盈垂淚余復為儷語以寄遺恨因達於女氏云切以詩詞相過罕

見於夫婦之間詞翰先投乃求於聲臭之表字含玉潤韻染蘭香悵故里之梅花絲傳春信比芳園之杏蘂無柰風僝僽令乳母來覿預遣女媒通好謂先君已定猶遺在耳之言矧才子如斯不忝齊眉之願倘得百年而偕老雖居二室而不辭妙語難忘芳心可掬既窈窕之慨然許鄭何聖善之必欲從周事既相違分亦何淺慕底阻牽於紅線石上空磨於玉簪誰令慵暴之男强投雁幣痛失文章之壻怒擲蟬冠脉脉春愁盈盈妝淚念

欲挾文君而夜遁終不忍為竟阜杜牧之春遊實成深恨猶勸詩書之勤讀極知恩愛之愈深嗟伉儷之無緣徒唱酬之相與此日落花愁裏去遥想芳塵它時折桂月中歸必貽後悔兹憑四六用表再三願深思賢父之言庶免抱終身之歎難期面叙幸冀心融又續以詩云畫梁雙燕舞輕塵只見新詩不見人夜夜相思飛蝶夢東風着意杏花春風流才思古難全若得相逢不偶然有約緑楊門下過珠簾半捲露嬋娟吴氏答書云伏

以鍾天地之秀氣偉矣儒人含閨閤之芳情孤哉幼女兩才相遇方圖結於紅絲一語敗盟又空成於畫餅詩詞寄恨蜂蝶傳情先人之遺訓昭昭曾巳告母慈母之嚴命切切乃不諒人鄭郎將故里之梅花憔悴周子戀芳園之杏蕊嬌羞齊眉之好巳休衆口之辭不息龜占未吉雁幣輒修經史不得聞琵琶奚足聽鴛鴦枕上夜夜相思蝴蝶夢中時時歡會深沉院宇無路可求寂寞簾櫳有緣終遇雖後死幼玉也尋柳氏奈今生文君未

識相如勒此申酬伏祈內照復和前詩二首云才高豈肯困泥塵雁塔名香第一人却笑此生緣分淺可憐辜負兩青春琴棋書畫藝皆全一段風流出自然院宇深沉簾不捲想君難得到嬋娟是日吳氏又寄繡領呈其工夫精巧云此是十年工夫所繡者若此余復作詩云領中垂繡𩔰雙鸞纫小工夫此最難日久羅襦香欲退多情折寄鄭郎看落花時序易消𣨎忍看雲牋沁粉痕近日懨懨香欲瘦可憐和淚倚重門繡線慵拈夢乍醒

風流誰畫柳眉青琵琶聲裏昭君怨莫向他時不忍聽嫩柳嬌依道韞家東風何事苦驚鴉流鸎欲往頻回首盡日愁腸惱落花吳氏答書云某早忽然洪姻至欲遣一書奈家事冗人事多竟弗克午間再辱雲牋披味恍如會晤之為快中間此事苦為母氏所阻故作痴佯狂此數日周子稍緩其事但兩受淩辱被打氣憤成疾不離枕席亦是因君耳恐天不假之以壽萬一抱恨而歸亦為君耳如天從人願姻緣有在此事尚可成就中間

多感十一安人思意如三五日病可却至洪府相謝亦可以見輿言至此悲涕漣漣先生千金之軀不可因賤妾而成疾但以堅心為念好事亦不在忽忙衷腸非筆可盡切祈尊照又詩二絶云淚珠滴滴濕香羅病裏芳肌瘦減多怪得夜來春夢淺不知今日定如何青衣扶起鬢雲偏病裏情懷最可憐已自懨懨無氣力强攏纖手寫雲牋吴氏臨終荅書云哀哉古人云春蠶到繭絲方盡蠟燭成灰淚始乾誠哉是言也一自女媒通好之

後妒情之輩登奴門者其說不一有云先生貧者有云
子多者有云妻妒行者奴聞之若風過耳但以真心而
待況兼母與伯以奴之身色才藝俱全豈可為人次妻
而周舍挾財以媚母氏遂以一紅一書為定奴乃泣涕
不已兩被母凌以致成病而相思之情又何可勝言念
欲竊香相隨奈千方百計不可而此病愈危昨日兩奉
佳音且喜且泣母氏而今已作噬臍之悔有通容處但
奴魂飛不定神亂不常雖師巫醫卜無所不至而病略

不減先生自宜將息不可因賤妾而失寐忘飡以郎之才不患無好色之婁以奴之命真恐不見有才之郎若此生不救抱恨於地下料郎之情豈能忘乎煞妾之死無身後之累郎若成疾則故里梅花青青梅子將誰之誰乎倘得病安必見臨終哽咽不知下筆處奴扶懲拜上吴氏既終余以文寄祭云嗚呼昆山玉樹閬苑瓊葩豈人間之凡植夐獨冠於仙花儲芳絶艷吐日春華祥雲為蓋皓月為家俄遂驚為怪雨摧遺絲於塵沙悲玉

鸞而自惜愁翠鳳而空嗟嗚呼哀哉玉容如在瑶珮何之生也何待死之何為染芙蓉以為色裁錦繡以為詩琴彈綠綺兮氷雪為絲畫鉛粉澤兮烟霞為姿牙籤縹帙兮融融奥旨紋楸玉子兮了了玄機閨房之秀誰其似之謝家柳絮詎足方斯余也惜年冉冉負志奇奇投鯨竿兮學海之驚濤透翠衣兮詞苑之巖[illegible]鷁風孤退鵬雲自埀楚山古木湘水蕪祠泣娥英兮愁牽翠衣弔靈均兮空抱瓊芝之悠悠徒返渺渺遐思抱英懷之未擢

忽窈窕之相知始之以女媒而通好申之以乳母而傳書是邪非邪物理茫茫色可得而有兮才孰儷而孤芳形不可得而見兮心殷殷而愈彰迨夫女夢之初覺余亦攬涕而成章胡言路阻莫奠壺觴千古萬古遺恨空傷又悼亡吟二首云特寫青䖍幾往來佳人何自苦憐才傷心春與花俱盡啼殺流鶯喚不回相見愁無奈相思自有緣死生俱夢幻來往只詩篇玉珮驚沉水瑤琴愴斷絃傷心數行淚盡日落花前余召箕仙卜問得一

詞云緣慘雙鸞香魂猶自多迷戀芳心密語在身邊如見詩人面又是柔腸未斷奈天不從人願瓊銷玉減夢寬空有幾多愁怨四月朔余再調木蘭花慢云任東風老去吹不斷淚盈盈記春淺春深春寒春煖春雨春晴都來助與詩人興更落花無定挽春情芳草猶迷舞蝶綠楊空悞流鶯玄霜著意搗初成回首失雲英但如醉如痴如狂如舞如夢如驚香寬至今迷戀問眞仙消息最分明後夜相逢何處淸風明月蓬瀛是日再召眞仙

一道童降筆詞云今日瑤池大會羣仙不肯來臨真華傳語鄭郎君記得相嘲妒行好个木蘭花慢休題相契分明君還要問那香魂正在仙宫聽命吴氏之母痛憶之甚亦死一子年長不慧移居鄉村此真可惜哉余又作哀文云嗚呼茫茫九泉瘦莫起之靈之容忽有遠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靈之心其可忘乎蝍蛆在堂蛸蠨在户靈之家蕩然矣天長地久恨無絶期靈之恨其可絶乎使靈之至此者誰之咎歟母氏之無明見伯氏之

無理言也當是時二老果無允余之意姑舒徐數日而
異圖擇猾誰得而間之矧先君之治命若見之昭昭者
乎龜占未吉雁幣輒修具靈之死在此而不在彼也靈
之容固不可得而見之矣靈之恨靈之心與余相悲怏
者果無幽冥之隔也邪余嘗過靈之家但見門掩夕暉
兮草沿階而春色憐人疑爲我而來兮空彷彿乎靈之
魂獨在也吾意靈飄霞佩於太清兮擬羣仙於瑤池逶
迤而不忍去兮欲與余而追隨余因知靈之同心兮雖

同往而何辭忽返魂乎故鄉兮念衆雛之無依靈書勉余以自愛兮何既死而忽遺繫母氏之念而死兮詠雖悔而曷追余於義未可以死兮則亦付脩短之有期嗚呼疇昔之夜忽有攤余髻而泣者非靈也耶恍一夢之驚覺空伏枕而漣漪愴余懷之鬱結重抑憤之哀詞毋知天知有知無知吾獨自知爾嗚呼哀哉友人共閱此女詞情事迹可傷作詩悼之云結髮姻緣豈偶然如何契闊便登仙可憐一點真才思辜負韶華二十年磊落

襟懷亞淑真琴棋書畫更超倫惜哉周鄭翻成怨底不當初早嫁人女子文章天下少男兒才學豈應無滿懷空有詩書料負个卿卿旦夕呼不見佳人亦可傷傷他非命為才郎杏花夢斷東風曉空把新詩寫數行黄子侑敏讀之有感云春樓珠箔捲東風幾度偷彈淚粉紅艷質豈期黄壤隔香魂應逐綵雲空解將遺事留身後盡忘前言在耳中杏蕊梅花俱一夢悠悠深恨鎖幽宮汪庭材子才云犀心兔穎屢通津未識嫦娥一面新與

盡故園梅已謝情留別塢杏初春將身輕許志雖失在耳不忘言可遵生死幽冥千古恨臨風披閱爲傷神徐子文天賚和黄韻云杏花初破怯春風未識芳心一點紅詞翰往來傳意密死生夢幻轉頭空素知分淺鴛幃裏預許名魁鴈塔中杳杳幽魂何處覓眞華消息報仙宮先生沈君清和黄汪韻云落花一掃夜來風枉駕相思寄斷紅梅信日閒魚水遠杳香還逐燕泥空情懐琴瑟千春恨怨入琵琶一夢中門掩滿庭詩思遠令人惆

悵館娃宮仙境何由一問津但吟佳句覺清新不知中道夢中夢如坐上陽春復春空想綵鸞緣有分可憐司馬意難遵白頭老去吟猶苦羨爾忘形似有神真子述後序云（真子述者不欲知其姓字故作此名）昔者孔子繫周易其辭有曰言行君子之樞機也樞機之發吉凶榮辱之主也是以子張問行孔子則以言忠信行篤敬者答之其學干祿也孔子又以言寡尤行寡悔者告之蓋一言一行實乃君子立身之大節可不慎歟今衛陽鄭天趣讀聖人書

將以為禄仕也其未遇時嘗館於洪氏舍而城之西吳氏女與之有文學之好天趣乃以其往來詩詞書翰編為春夢録以示於人且自為之序言其女之心甘為二室煞瘌小女子不能持其志而輕身以許人固多有之矣天趣以為得之如俯拾地芥吁其愚之不可及也夫今觀其初達女詞則有嫦娥嬌艷待詩仙之語實所以挑之也而女氏則以薛媛圖形寄南楚材事而和之有云料今生無分共坡仙亦可謂止乎禮義者矣鄭子當

於此時厭心可也乃復懷睠睠既有梅花故園憔悴杏花好好相留之詞反不如聞早舞雙鸞之句心迹顯然而謂之樂而不淫可乎女答之則曰恐君難得見嬋娟蓋已截之之意矣於是天趣復有儷語以貽之者夫婦之稱齊眉之好又曰念欲挾文君而夜遁終不忍為既念之矣其心果不忍為之乎特欲為之而不能耳且如此女動心拂性亂其所為違母之命持不嫁凡子之説以至殞其軀而弗悔實天趣導之也其罪可隱乎且序

又曰況其家本豐殖而有資財者乎吁此一言足以見其貪戀顧惜之心而感之甚者也雖然又曰非余悅其色也愛其才也非徒愛其才也感其心也愚獨以為非徒愛其才也實貪其財也非徒感其心也實慕其色也文中子曰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今天趣有妻在室有子在家而猶寓人門館苟慕妻子則何以少艾為而況鍾於情形於言言之不足又從而咏嘆之者乎然聽其言也則有踰東家墻而摟其處子之心欲其言不寡

尤也難矣言之忠信者如是乎覩其行也葢欲涅於新婚而棄其舊室也欲其行不寡悔也難矣行之篤敬者奚取焉然吳氏母之不從正也其女之愚可哀也哉女子情固不足取惜乎天趣學而優則仕者也顧其言行若斯士君子立身之大節已虧宜乎不容於堯舜之世詩云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鄭子吳姬皆有之矣噫春夢一錄非所以為榮實所以為辱迨其前程之讖未知果天趣之筆若果天趣之筆余不得

而助其悽愴也遂復為儷語以斷其後雖曰判時亦自
難之也非徒能言之亦允蹈之也其詞曰蓋聞有德者
先須正已無瑕者可以戮人事宜變通時有可否爰覩
鄭子鍇愛吳姬才美雖可誇名教未足數廣文先生官
獨冷斐然成章深閨少女嬌復痴喜而不寐有唱還應
有和多才又遇多能公子得之於辭婚既慎其始佳人
自嗟於薄命鮮克有終胡為戀杏惢之嬌羞而欲棄梅
花之憔悴雙鸞早舞豈能樂爾妻孥一雁傳書安可便

為夫婦母乃養小而失大未免棄舊而憐新為之也難
言之非作彼美人之多情無定寧不動心而先君之治命
是遵亦有立志嬋娟難見珠簾故懶上於銀鉤信禮
不持羅襦乃析寄於繡領苟甘心於二室實屈巳於偏
房不出正兮豈能叶於琴瑟斯為下矣空寄怨於琵琶
秖自辱兮未之思耳然女子之嫁也故母氏而命之若
曰無緣或云非偶周鄭等耳亦何親而何疎秦晉輔之
當别卜而别選章臺柳乃肯攀折遂負倉庚之好音洛

陽花是處芬芳竟與鴛鴦而同夢既失自生之慾愛空能守死之遺言女不與而死無名士因極而貳其行暗求鳳也鄭亦不能無罪焉强委禽焉周當分受其責也傷中道人倫之廢嘆前程事業可知慕文章而論其財斯人之過也哀窮寵不淫其色夫我乃行之昔幼卿結髮以求親月如有約若倩女離魂而覓負嵴雲本無心夫居鰥者尚不忍為而得偶者何須多愛縱橫禮樂三千字因此作虛名寂寞金釵十二行付之於分定雖故

獲乘軒之寵鶴然終愧釣渭之非熊歟龍虎之牓方登
奈鳳凰池之遽奪若是彼夫之愚得似非君子之所為
春事悠悠總是綠楊風後絮秋陽皜皜依然丹桂月中
花常擬間人事貴人空嗟好事成虛事古既有春秋之
作今何無月旦之評饒舌以言餂寧甘得罪於鄭如心
而為恕幸然行歸於周倘或反身而誠庶幾克已復禮
彼丈夫也吾何畏彼哉舜何人哉有為者亦若是不揣
小子之狂簡聊布蔵規尚賴達人之大觀特加斤正

會真記　唐元稹

唐貞元中有張生者性愠茂美丰容內秉堅孤非禮不可入或朋從游宴擾雜其間他人皆洶洶拳拳若將不及張生容順而已終不能亂以是年二十三未嘗近女色知者詰之謝而言曰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淫行余真好色者而適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嘗不留連於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詰者哂之亡幾何張生游於蒲蒲之東十餘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張生寓焉

適有崔氏孀婦將歸長安路出於蒲亦止兹寺崔氏婦鄭女也張出於鄭緒其親乃異派之從母是歲渾瑊薨於蒲有中人丁文雅不善於軍軍人因喪而擾大掠蒲人崔氏之家財產甚厚多奴僕旅寓惶駭不知所托先是張與蒲將之黨友善請吏護之遂不及於難十餘日廉使杜確將天子命以統戎節令於軍軍由是戢鄭厚張之德甚因飾饌以命張中堂宴之復謂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攜幼稚不幸屬師徒大潰實不保其身弱子幼女

猶君之生也豈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禮奉見冀所以報恩也命其子曰歡郎可十餘歲容甚温美次命女鶯鶯出拜爾兄活爾久之辭疾鄭怒曰張兄保爾之命不然爾且虜矣能復遠嫌乎久之乃至常服悴容不加新飾垂鬟黛接雙臉斷紅而已顏色艶異光輝動人張驚為之禮因坐鄭傍以鄭之抑而見也凝睇怨絕若不勝其體問其年紀鄭曰今天子甲子歲之七月終今貞元庚辰生十七年矣張生稍以詞導之不對終席而罷

張自是惑之願致其情無由得也崔之婢曰紅娘生私為之禮者數四乘間遂道其衷婢果驚沮潰然而奔張生悔之翌日婢復至張生乃羞而謝之不復云所求矣婢因謂張曰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族姻君所詳也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張曰予始自孩提性不苟合或時紈綺閒居曾莫流盼不為當年終有所蔽昨日一席間幾不自持數日來行忘止食忘飽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納采問名則三數月間索我於

枯魚之肆矣爾其謂我何姆曰崔之貞順自保雖所尊
不可以非語犯之下人之謀固難入矣然而善屬文往
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試為喻情詩以亂之不然
則無由也張大喜立綴春詞二首以授之是夕紅娘復
至持綵箋以授張曰崔所命也題其篇曰明月三五夜
其詞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牆花影動疑是玉
人來張亦微喻其旨是夕歲二月旬有四日矣崔之東
有杏花一樹扳援可踰既望之夕張因梯其樹而踰焉

逹於西廂則户半開矣紅孃寢於床上因驚之紅娘駭曰郎何以至張因紿之曰崔氏之牋召我矣爾為我告之亡幾紅娘復來連曰至矣至矣張生且喜且駭必謂獲濟及崔至則端服嚴容大數張曰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㓜女見托奈何因不令婢致淫逸之詞始以護人之亂為義而終掠亂以求之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誠欲寢其詞則保人之姦不義明之於母則背人之惠不祥將寄於婢僕又懼不得發其真誠是

用託短章顧自陳啓猶懼兄之見難是用鄙靡之辭以求其必至非禮之動能不愧心特願以禮自持毋及於亂言畢翻然而逝張自失者久之復踰而出於是絶望數夕張君臨軒獨寢忽有人覺之驚欻而起則紅娘斂衾攜枕而至撫張曰至矣至矣睡何為哉置枕設衾而去張生拭目危坐久之猶疑夢寐然而修謹以俟俄而紅娘捧崔氏而至至則嬌羞融冶力不能運支體曩時端莊不復同矣是夕旬有八日矣斜月晶熒幽輝半床

張生飄飄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間至矣有頃寺鐘鳴天將曉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宛轉紅娘又捧之而去終夕無一言張生辨色而興自疑曰豈其夢耶及明覩粧在臂香在衣淚光熒熒然猶瑩於茵席而已是後十餘日杳不復至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未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曩所謂西廂者幾一月矣張生常詰鄭氏之情則曰知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亡何張生將之長

安先以詩諭之崔氏宛無難詞然而愁怨之容動人矣將行之夕再不復可見而張生遂西不數月復游於蒲舍於崔氏者又累月崔氏甚工刀札善屬文求索再三終不可見往往張生自以文挑之不甚覩覽大畧崔之出人者埶必窮極而貌若不知言則敏辨而寡於酧對待張之意甚厚然未嘗以詞繼之時愁艷幽邃恒若不識喜慍之容亦罕形見異時獨夜操琴愁弄悽惻張竊聽之求之則終不復鼓矣以是愈惑之張生俄以文

調及期又當西去當去之夕不復自言其情愁歎於崔氏之側崔已陰知將訣矣恭貌怡聲徐謂張曰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亂之君終之君之惠也則沒身之誓其有終矣又何必深感於此行然而君既不懌無以奉寧君常謂我善鼓琴向時羞顔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既君此誠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數聲哀音怨亂不復知其是曲也左右皆歔欷崔亦遽止之投琴泣下流漣趨歸鄭所遂不復至明旦而張行

明年文戰不勝遂止於京因貽書於崔以廣其意崔氏緘報之詞粗載於此云捧覽來問撫愛過深兒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勝一合口脂五寸致燿首膏脣之飾雖荷殊恩誰復為容睹物增懷但積悲歎耳伏承使於京中就業進修之道固在便安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棄命也如此知復何言自去秋以來常忽忽如有所失於諠譁之下或勉為語笑閒宵自處無不淚零乃至夢寐之間亦多敘感咽離憂之思綢繆繾綣暫若尋常幽會

未終驚魂已斷雖半衾如煖而思之甚遥一昨拜辭倏逾舊歲長安行樂之地觸緒牽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亡歿鄙薄之志無以奉酬至於終始之盟則固不忒憶昔中表相因或同宴處婢僕見誘遂致私誠兒女之心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無投梭之拒及薦寢席義盛意深愚昧之情永謂終託豈期既見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獻之羞不復明侍巾幘没身永恨含歎何言倘仁人用心俯遂幽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如或

達士畧情舍小從大以先配為醜行謂要盟之可欺則當骨化形銷丹誠不沒因風委露猶託清塵存沒之誠言盡於此臨紙嗚咽情不能申千萬珍重珍重千萬玉環一枚是兒嬰年所弄寄充君子下體所佩玉取其堅潤不渝環取其終始不絕兼亂絲一絇文竹茶碾子一枚此數物不足見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真俾志如環不解淚痕在竹愁緒縈絲因物達誠永以為好耳心邇身遐拜會無期幽憤所鍾千里神合千萬珍重春風多

屬強飯為佳慎言自保無以鄙為深念張生發其書於所知由是時人多聞之所善楊巨源好屬詞因為賦崔娘詩一絶云清潤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消初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蕭娘一紙書河南元稹亦續生會真詩三十韻曰微月透簾櫳螢光度碧空遥天初縹緲低樹漸葱龍龍吹過庭竹鸞歌拂井桐羅綃垂薄露環珮響輕風絳節隨金母雲心捧玉童更深人悄悄晨會雨濛濛珠瑩光文履花明隱繡龍瑶釵行彩鳳羅帔掩丹

虹言自瑶華浦將朝碧玉宮因游里城北偶向宋家東
戲調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鬟蟬影動廻步玉塵蒙轉
面流花雪登床抱綺叢鴛鴦交頸舞翡翠合歡籠眉黛
羞偏聚唇朱暖更融氣清蘭蕊馥膚潤玉肌豐無力慵
移腕多嬌愛斂躬汗光珠點點髮亂綠葱葱方喜千年
會俄聞五夜窮留連時有限繾綣意難終慢臉含愁態
芳詞誓素衷贈環明運合留結表心同啼粉流清鏡殘
燈遠闇蟲華光猶苒苒旭日漸曈曈乘鶩還歸洛吹簫

亦止高衣香猶染麝枕膩尚殘紅冪冪臨塘草飄飄思諸蓬素琴鳴鶴怨清漢望歸鴻海潤誠難度天高不易沖行雲無處所蕭史在樓中張之友聞之者莫不聳異之然而張亦志絕矣稹特與張厚因徵其詞張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於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貴乘寵嬌不為雲為雨則為蛟為螭吾不知其所變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據百萬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衆屠其身至今為天下僇笑余之德不

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於時坐者皆為深歎後歲餘崔已委身於人張亦有所娶後乃因其夫言於崔求以外兄見夫語之而崔終不為出張怨念之誠動於顏色崔知潛賦一章詞曰自從別後減容光萬轉千廻懶下床不為傍人羞不起為郎憔悴却羞郎竟不之見後數日張生將行又賦一章以謝絕之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來意憐取眼前人自是絕不復知矣時人多許張為善補過者矣予常於朋會之中往往及此意者

使夫知者不為為之者不惑貞元歲九月執事李公垂宿於予靖安里第語及於是公垂卓然稱異遂為鶯鶯歌以傳之崔氏小名鶯鶯公垂以命篇

附微之古艷詩詞

春詞二首

春來頻到宋家東垂袖開懷待好風鶯藏柳暗無人語惟有牆花滿樹紅

其二

深院無人草樹光嬌鶯不語趂陰藏等閒弄水浮花片
流出門前賺阮郎

鶯鶯詩一首

殷紅淺碧舊衣裳取次梳頭雅淡妝夜合帶烟籠曉日
牡丹經雨泣殘陽依稀似笑還非笑彷彿聞香不是香
頻動横波嬌不語等閒教見小兒郎

雜詩五首

自愛殘妝曉鏡中環釵鏝篸緑絲叢須臾日射臙脂頰

一朶紅酥旋欲融

其二

山泉散漫繞階流萬樹桃花映小樓閒讀道書慵未起

水晶簾下看梳頭

其三

紅羅著壓逐時新杏子花紗嫩麴塵第一莫嫌才地薄

紗紗紕縵最宜人

其四

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却巫山不是雲取次花叢懶迴顧

半緣修道半緣君

其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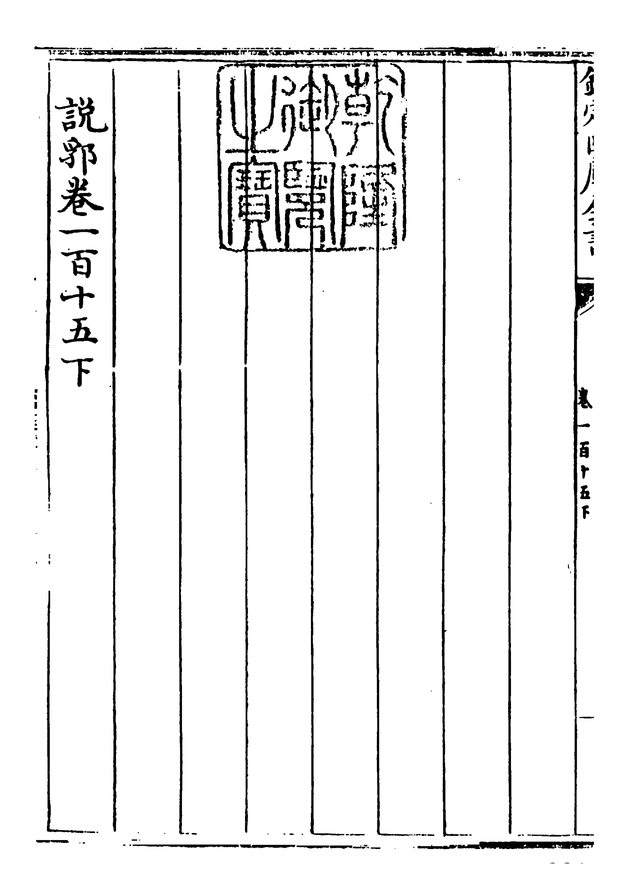
尋常百種花齊發偏摘梨花與白人今日江頭兩三樹

可憐枝葉度殘春

春晚詞一首

半欲天明半未明醉聞花氣睡聞鶯娃兒撼起鐘聲動

二十年前曉寺情



說郛卷一百十五下